

悔盒文鈔

一
函
冊

悔庵文鈔卷三

長安寇卓立如

讀六國年表序書後

孔子因魯史作春秋。託始於魯。起周平王迄敬王。凡二百四十一年。而列國諸侯功罪是非之案定。所以著世變也。史遷因秦記表六國。託始於秦。起周元王迄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而戰國七雄盛衰興廢之迹彰。亦所以著世變也。夫世變在春秋時。不過臣子僭竊。甚至有弑殺之禍。從未有臣子滅君父之國。據爲已有者。有之自六卿分晉。田氏篡齊始。而其僭端始於秦。襄據有岐西之地。作西時。祀上帝。此後五時繼作。僭妄相仍。至始皇

直滅人之國。視若固然。恬不爲怪。以故六國相繼漸滅無遺。非天也。人也。顧僭端始於秦。實肇於周。司馬溫公著通鑑。始於命三晉爲諸侯。史遷表六國。始於封秦。襄爲諸侯。皆所以著周之失計。未有過於此者。故吾謂非秦并周以并六國也。實周與六國自并也。何也。周不封秦。秦無自僭也。周不封三晉。三晉無自盛也。三晉盛而六卿分晉之端也。秦僭而滅六國之端也。夫天下未有自相殘滅。而人不滅其國者。亦未有滅人之國。而不自相殘滅。且能久延國祚者。此六國所以先後滅於秦。六國終不悟也。此秦所以二世滅於漢。秦亦終不悟也。徒令後之讀六國年表者。爲秦惜。爲六國惜。先爲周惜。而歎世變之竟至斯極也。

悲夫。

讀秦楚之際月表序書後

孔子歎人才之難。曰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所以著讓德之隆於周室也。史遷感一統之難。曰秦楚之際。受命斯亟。所以著帝祚之歸於漢家也。顧六國以年表。而此以月表者。何哉。蓋當此之際。天下無所統系。並不知有周。而大勢羣趨於秦楚。岌岌不可終日。故不以年紀。而以月紀者。謹之亦戒之也。夫三代下得天。下以正者。惟漢耳。史公序漢。先序陳涉者。以涉所置王侯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故列涉世家也。序項羽者。以羽三年分裂天下。封王侯。政由羽出。故列羽本紀也。次序虞夏湯武者。以虞夏

積善累功。湯武修仁行義。皆用德不用力也。漢高功德雖不及
虞夏。而崛起起義。與陳項等撥亂反正。與湯武等。而其收功能
延祚四百餘年之久。異於二世。軼於三代者。蓋取天下以力。治
天下以德也。顧所以受命亟而不難者。以秦楚爲之驅。而百姓
困於水火。故一入關。如時雨之沛。人心歸。天心順也。史遷稱以
大聖歸之天命。非僅尊漢朝也。抑以示後之爲帝王者。必有高
祖之德。遇高祖之時。始可言受命之速。否則希冀之心一生。其
不蹈操莽溫懿之覆轍。而至於僭竊篡弑者幾希。此史公序秦
楚之際。月表之微意也。讀者慎之。

毛遂至楚定從論

論者謂毛遂至楚定從。激楚王憤怒。存趙國。却秦軍。智勇兼全。功不在廉藺下。余以爲不然。夫遂固策士譎詐之尤。僥倖一時。而無深謀遠慮。長治久安之策者也。何也。遂處平原門下。三年於茲矣。其平原美人笑客。賓客引去。門下一人言之。後宮數百。婢妾被綺縠。餘梁肉。李同說之。而遂均無一言進諫。至韓上黨。牧馮亭歸趙。平原貪而受之。當是時也。爲毛遂者。自應據理直諫。以死爭之。則秦雖虎狼。釁無自開。秦軍必不能越長平一步。又何有邯鄲之圍哉。乃遂不脫穎於平原受邑之時。而脫穎於赴楚求援之日。其智計之淺陋。已無足取矣。顧或者曰。遂雖不能補救於前。尙能抗言楚庭。轉危爲安。是又不然。夫楚爲秦挫。

敗辱及先人。復仇之心蓄之已久。遂適觸其機。故能以數言激發良心。定盟俄頃。並非按劍十步之內。所以以勇力挾也。乃遂曰。王之命懸於遂手。遂之命無論矣。獨不顧平原之命。十九人之命。而竟孤注一擲。輕爲嘗試乎。設楚王憤怒。不允定盟。不知遂於此時。又何策以處之耶。吾意遂殆師曹沫故智。希冀萬一倖成。則名震一時。或可令出其金玉錦繡。立取卿相。否則亦如豫讓聶政所爲。猶不失爲慷慨激烈之士。至趙國大計。平原一身固所不暇計也。此後藺相如渾池之會。荆卿易水之歌。皆踵行之。以速其禍。而陷國家於危亡。未必非遂階之厲也。不然。遂列上客後。何以未聞獻一嘉謨。結一賢士。趙歷十數年。即亡。平

原亦無所表見。則遂固策士中譎詐之尤。倖倖一時。豈足與語國家久遠大計哉。後之策人家國事者。乃猶不引君當道。徒恃智巧勇力。致陷國家於不能統一之地。其智計反出毛遂下。爲可慨也。

前題

戰國之大勢。連橫則秦強而六國弱。合從則六國盛而秦衰。而六國中足以害秦者惟趙。足以抗秦者惟楚。故蘇秦相趙。從約始成。張儀說楚。從約乃解。蓋趙爲河北之強國。而楚爲南服之勁敵也。爲秦策者。率以結合楚趙。解散從約爲要旨。秦圍邯鄲。趙國危在旦夕。非求援於楚。不足敵秦。趙使平原赴楚。約文武。

備具者二十人偕。毛遂不在十九人列。迨至楚定約。惟遂是賴。遂果以文取勝耶。抑早操歃血左券。而逆料楚王必聽從耶。論者謂遂按劍之舉。與一戰再戰三戰之說。皆出一時僥倖之策。而非萬全之謀者。非也。蓋遂固智勇深沈。有守有爲之士。決非悻悻者比也。不然。以楚國之強。楚王之威。遂居平原門下。三年不飛不鳴。何一泄楚庭。竟抗言不屈。痛陳利害。激發天良。使楚王伏首帖耳。至奉社稷以從。豈不飛不鳴。而一飛冲天。一鳴驚人。謂無學識者。能如此感化之速。而收效之捷耶。此詎不可與曹沫之刼。包胥之哭。相如之叱。樊噲之誚讓。輝映後先。增光壇坫耶。厥後秦兵却退。不出函谷關者十有五年。未始非遂補救。

之力也。惟定從後未聞有所表見。爲趙國策長久遠大之計。僅以脫穎而出終。爲可惜耳。顧當千人諾諾時。而得此一士謬謬。遂亦策士中之巨擘哉。

讀史記張湯傳書後

世嘗以張湯多詐致敗。引用深刻吏爲湯惜。以其子安世爲時名臣。顯揚數世。求其說不得。乃歸功於薦吏揚善蔽惡。厚調護故人子弟。依文學之士爲湯解。意謂功足抵過。善足掩惡也。執是說也。是惑於因果之說。而堯舜之子皆不肖。瞽繇之子皆大聖。此又何以解焉。夫積善餘慶。積惡餘殃。此不過論理勢之常。以爲世之爲善爲惡者勸戒。非必造物即以此限世類也。湯身

爲大臣。當武帝多慾施仁之際。理宜於定法令時。出以寬大。遵高祖約束。而乃務在深文。流禍海內。是有自取殺身之道也。安世能幹父蠱。亦如仲弓犂牛之子騂角。克自振拔。足爲世用。非因武帝稍遷用之。始感激而效馳驅也。至班固不爲安世立傳。附湯傳後。已失史例。後人不察。謂固與安世同時。不忍列其父湯於酷吏傳中。此又非作史直筆。恐亦揣固之用心如此。非盡合當日事實也。總之士貴自立。因果世及之說。均不必拘。而天道福善禍淫之常理。亦自千古不易。

簡煉不支亦極有頓挫之致

宋芝田先生評

湯爲人多詐論

大學本誠意以修齊治平。中庸惟至誠能贊參化育。孔子以敬信蠻貊可行。孟子以誠身樂莫大。凡以爲學爲治。信上下。孚中外。皆賴誠信爲之樞紐也。乃讀史公傳酷吏。而於張湯傳曰。湯爲人多詐。未嘗不嘆世風澆漓之漸。其始自在朝一二十大臣倡之。其後流弊遂不可窮詰。蓋誠詐一念之分。即義利公私善惡禍福之界所由判。甚未可苟焉已也。夫人本天地之性以生。性無有不誠。自人內參以私欲之心。外雜以權利之見。往往變誠爲僞。易眞爲妄。習拙爲巧。漓信爲欺。雖其事百端。其境萬變。而其爲詐一也。且詐不必如蘇秦縱橫之術也。操莽僭竊之謀也。但使忠義廉潔之行。渾厚樸實之貌。不由中心誠摯所發。而惟

秦宮鏡耶
牛渚犀耶
何窮形盡
相乃爾

欲欺世盜名。祇此詐譎片念萌芽。雖在隱微幽獨之間。而已有
四方千里之應。所謂十目視。十手指者。此耳。况我以詐往。人以
詐來。我詐人不令人覺。人詐我。我亦不自覺。招尤取禍。勢所
必至。理有固然。所可惜者。詐生於好利之念。利未至而怨已叢。
詐起於攬權之心。權未專而矢已集。詐出於固勢位富厚。勢位
富厚未極。而禍已接踵至。况詐必貪。貪則多殖。厚亡。詐必酷。酷
則濫刑枉法。詐必煩。煩則瑣小苛細。詐必變。變則紕理尙術。舉
人世綱常名教禮義廉耻之防。維以畢生之誠而不足。敗以一
念之詐而有餘。至此始歎暗昧欺飾之終歸無益。反不如光明
磊落之可全本性也。亦已晚矣。湯之詐雖不至此。而自殺之禍。

詎非由此招與。不然。以湯揚人善。蔽人過。厚調護故人子弟。語
國家用。至使天子忘食。非才智超越尋常萬萬。曷克至此。使湯
當日濟之以誠信。行之以實心。安見治績不可與古循吏媲美。
而乃僅列酷吏傳中。俾後人訾其多詐。以禍人者自禍。不亦大
可悲耶。夫以湯多才智之人。而多詐猶足致敗。况世之才智萬
不及湯。而多詐又較湯過之。其欲以籠絡天下之人之心。而不
之敗露也。詎可恃耶。顧欲去詐。必自無欲始。欲無欲。必自誠意
始。

是作爲當世之好利攬權者痛下針砭。暮鼓晨鐘。喚醒夢夢
者不少。後幅又借張湯指點。深切著明。其各猛省。

吳敬之先生評

借題抒論是呂成公集中得意之作

郭蘊生先生評

所可惜者一段推勘入微自是一篇警策結尾處推進一層

尤足發人深省

牛夢周先生評

汲黯矯詔發河南倉粟諫長安民出馬論

天下事必待身任其艱。而始見仁民愛國之心。則仁愛之事所表著者亦僅矣。故古大人於隱居未仕之年。即具有兼善天下之量。及一出仕。而一民飢曰我飢之。一民寒曰我寒之。但使力所能爲。即不拘拘例法。計其利害禍福。委曲宛轉。必求其事之克濟。與心之所安。以達乎仁民愛國之本志而後已。知此則史公傳汲黯有矯詔發河南倉粟。諫長安民出馬二事可論焉。或

切理鑒心
可作審檢
銘各廳座右

曰。河南傷水旱萬餘家。河南官吏。豈不知請發倉粟。必待黯過而持節發之。不知水旱偏災。至父子相食。則災黎流徙。必有如鄭俠圖所獻者。即地方官吏。有發棠之請。恐亦緩不濟急。必持節發賑之。則民盡填溝壑。散四方矣。或曰。發粟所以活民。矯詔則爲犯上。活民不過普一時之利。矯詔又易啟違法之漸。不知法原於情。法重情輕則從法。情重法輕則順情。見父子相食而不救。更甚於見孺子入井而不救也。豈情法之平也乎。矯詔發粟。全活萬餘家。近人情。即所以濟國法之平也。他弗計也。或曰。黯之矯詔。事近市名。且逆料武帝之必見宥。故敢任意爲之。不知黯過河南。目覩流離慘狀。只求發粟延民殘喘。以遂不忍之

儂公濟私
著筆慣技

心而已。豈若煦煦之仁。薄施壺漿小惠。冀拜仁人之賜乎。歸即
伏矯詔罪。武帝賢而釋之。此可見武帝足與爲善之資。所以至
晚年有輪臺一詔也。非黯當發粟時所暇計也。或又曰。發粟則
爲救災。語云救災如救焚。矯詔發粟。歸而伏罪可也。若渾邪王
來降。從民貰馬。馬未具。亦長安令事耳。而黯竟曰天下騷動。疲
弊中國。以事夷狄之人。言之過激。竊恐以貰馬之故。致開邊釁。
不知黯之本意。在尊國體。俾匈奴輩毋得輕藐中國。以示弱外
人。况必令出馬。則胥役之追索敲剝。勢必藉出馬爲名。以行其
貪婪漁利之私計。而民失馬者十之八九。上得馬者十之一二。
其他苛政累民。更有什百千萬於出馬者。皆以出馬爲例而階